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飞铃

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飞铃

下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飞 铃

【台湾】 卧龙生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40.875 印张 950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6—121

ISBN 7—80605—454—5/1·387

(上中下册)定价:58.00 元

目 录

下 册

第二十八回	阵前反正	火并杀手	……	(855)
第二十九回	天皇教主	失着受制	……	(906)
第三十回	飞龙八煞	救兵天降	……	(942)
第三十一回	盲目杀手	往事成谜	……	(961)
第三十二回	僵尸毒功	大举反击	……	(987)
第三十三回	诡变莫测	步步凶险	…	(1026)
第三十四回	杀手自杀	直捣黄龙	…	(1067)
第三十五回	巾帼女枭	恩怨交错	…	(1147)
第三十六回	各藏隐秘	专横霸道	…	(1187)
第三十七回	图穷匕现	柳暗花明	…	(1227)
第三十八回	真相大白	罪魁伏诛	…	(1251)

卧龙生全集目录

花 凤
镖 旗
飞 铃
双 凤 旗
春 秋 笔
飘 花 令
岳 小 钗
天 香 髓
女 捕 头
剑 无 痕
无 名 箫
天 龙 甲
玉 钗 盟
金 凤 剪
素 手 劫
袁 紫 烟
无 形 剑
天 鹤 谱
黑 白 剑
烟 锁 江湖

飞 花 逐 月
金 剑 雕 翎
飞 燕 惊 龙
铁 剑 玉 佩
铁 笛 神 剑
天 剑 绝 刀
绛 雪 玄 霜
一 代 天 骄
风 尘 侠 隐
血 剑 丹 心
天 马 霜 衣
翠 袖 玉 环
神州豪侠传
风雨燕归来
金笔点龙记
摇花放鹰传
玉手点将录
剑气洞彻九重天
惊虹一剑震江湖

第二十八回 阵前反正 火并杀手

何玉霜道：“你既然要同去，那就答应江堂的条件吧！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好！在下答应。”

江堂道：“三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如是三位的意见不能协调，那就减去了很大的力量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江堂，阁下之能，区区是不得不佩服了，你杀了我们的同伴，还要我们答应保护你的安全。”

江堂道：“每一件事，都有条件，是吗？如若在下不能和教主对质，不能带这位洪世兄去见洪士高，他们两位自然不会保护我的安全了。”

白天平冷冷说道：“我见过不少心地阴毒的人物，但那些人，比起你江堂来，那就瞠乎其后，有如小巫之见大巫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表面看去，世上有很多不平之事，其实，这是很正常的情形，因为，每个人的智慧不同，其处理事情的结果，也就各有不同了。”

白天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善恶有报，只看迟早，你也不用太高兴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老夫只相信自己的智慧、判断，命相风水之说，老夫是从来不信。”

白天平暗暗吁一口气，忖道：我们本是找他报仇的，想不到这头狐狸几句话，竟能把整个局势，扭转了过来，这一随他去见教主，岂不是由他安排，送我们进入陷阱之中。

但见何玉霜和洪承志，脸上都是期望之色，此刻要说服他

们，自非容易的事，说不定还会激忿两人，只好忍下不言，只有暗中留心，保持冷静，应付变化。

只见江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何姑娘，咱们现在就走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你真敢去见教主？”

江堂道：“我既然答应姑娘了，有什么不敢呢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教主现在何处，你知道吗？”

江堂道：“自然知道！”

何玉霜道：“好，咱们立刻就去。”

江堂表现干脆得很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带路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何玉霜回顾了彭长家的尸体一眼，黯然一叹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白天平抢前一步越过了洪承志，低声道：“洪兄、何姑娘，咱们要小心一些，别落入了别人的陷阱中，而不自知。”

何玉霜嗯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天皇教中人一向狡诈，但彭长家死了，知晓我父母被杀经过的，只有江堂和教主两个人了，不去向他们求证，又向谁求证呢？”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玉霜，咱们已经知道了你父母被杀的大致情形，余下的应该是报仇了……”

何玉霜低声接道：“你不是想见那天皇教主吗？除了这个办法之外，见他很不容易，洪兄武功高明，就算咱们进入了他们预设的埋伏之中，凭咱们三个人的力量，也可以和他们硬拚一场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不过，希望你能把握到自己的情绪，一旦动手时，能够全力施为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明白，我不会误事。”

白天平目光转顾到洪承志的身上，道：“洪兄，兄弟希望你不会受江堂所惑……”

洪承志接道：“白兄放心，大是大非之间，兄弟自会有所决

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洪兄，江湖上多险诈，希望洪兄能提防一二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多谢白兄关心。”

洪堂虽然知道三人在后面交谈，但却一直没有回头望过一眼。

白天平道：“两位请记着一句话，如是情势有变，和人动手时，咱们要尽量集中一处。”

洪承志点点头，没有答话。

江堂带着三人，曲转在小径之中，足足走了有十几里路，到了一座山谷处。那是一处很险要的谷口，两侧峭壁，高达十余丈，谷中生满了青翠的苍松。

望望这险要的形势，洪承志、何玉霜都不禁犹豫着停下了脚步。

江堂回目一笑，道：“敝教主为人一向十分小心，三位心中可是有了顾忌？”

白天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地方很险要。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咱们是一样的机会，至于情况如何变化，那要看诸位的手法了。”他的话很暧昧，使人有着莫测高深的感觉。

白天平皱皱眉头，道：“阁下的意思是……”

江堂接道：“我没有什么意思，目下咱们彼此都心有顾虑，所以，咱们很难取得什么协议，那就要看临场应付的变化了。”

白天平沉吟了一阵，欲言又止。

江堂一笑，举步向前行去。白天平、洪承志、何玉霜，鱼贯相随而行。

这山谷形势险要，不但引起了白天平的多心，连何玉霜和洪承志，也生了警惕，暗作戒备。深入谷中百余丈，地形突呈开阔，四面峭壁耸立，形成了一个盆地。这片盆地，大约有数百亩

大小。三幢茅舍，耸立在盆地中间。谷中静悄悄的，听不到人声，也不见一个人踪。

白天平道：“这地方很静啊！”

江堂道：“这才叫人莫测高深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必打哑谜，我们要见教主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教主是否在此？”

江堂道：“自然在了，三位看到那座茅舍了吧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教主一向很爱排场，怎会这样不见从卫人踪？”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看来公主对教主还不了解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和他相处的时间，还不太久，自然说不上了解。”

江堂笑道：“教主早已在那座茅舍中候驾了，咱们快去见过。”

何玉霜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江副教主，可是早已遣人来报告了教主。”

江堂道：“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，他是教主，在下是副教主啊！”

何玉霜道：“江堂，这是一个陷阱，对吗？”

江堂诡秘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别想的太坏。”不再理会二人，加快脚步，行到了茅舍前面。他并未立刻奔入茅舍，却站在茅舍前面等候三人。

何玉霜为了要和江堂谈话，本已迫在最前面，但她觉着情势不对时，却放缓了脚步。她必须和白天平、洪承志商量一下。

孤军深入绝地，何玉霜也觉着可能中了人家早布好的圈套，尤其对白天平，更有一份很深的歉疚。眨动了一下美丽的大眼睛，何玉霜缓缓说道：“白兄，父母被杀之仇，使我失去了平衡，无法冷静的判断事情，这是一处绝地，也可能是一个早布好的死亡陷阱……”

白天平本是三人中最为持重、冷静的人，但此刻，反而豪情万丈地说道：“玉霜，就算是陷阱罢，你几时见过，一群老鼠能困住几只大猫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唉！白兄，咱们说过的，用谋行略上，在下应该听从白兄的决定，想不到言犹在耳，我却已忘去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洪兄，这怎能怪你，骤闻亲讯，任何人也无法按捺下激动的心情。”

洪承志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也好！只要天皇教主在此，至少，咱们有机会和他面对面的拚一场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走！咱们去见识一下他们作些怎样安排？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白兄，不是小妹临敌情怯，咱们身陷绝地，遇事应该镇静一些，不能再有丝毫的差错了。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道：“只要两位能够控制着悲伤激动之情，在下相信咱们可以应付这场搏杀。”

洪承志道：“听你的，白兄，兄弟再不作主意就是。”

三人忽然放慢了脚步，缓缓向茅舍行去。而且，行近茅舍一丈左右处，就停了下来。

江堂笑一笑，道：“三位，商量好了吗？”

洪承志望了望白天平，闭口不言。何玉霜也不说话，似是有意让白天平应付大局。

白天平沉吟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可以请教主出来了。”

江堂道：“老弟，千金之躯，坐不垂堂，一教之主，是何等身份，难道三位还要教主亲迎不成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既非拜见，也非求见，咱们是报仇而来，在你们天皇教徒眼中，他是教主，但区区看来，他不过只是一个危害武林的大奸巨恶罢了。”

两人对话的声音很高，如若那茅舍之中有人，自是应该听得很清楚。

江堂道：“好伶俐的口齿，好尖锐的词锋。”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启禀教主……”

茅舍中传出一个冷厉的声音，打断了江堂的话，接道：“不用转话了，我听得很清楚。”

江堂恭敬地说道：“教主明察。”

茅舍中又传出那冷厉的声音，道：“霜儿，你背叛了天皇教吗？”

何玉霜并没有立刻答话，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说道：“白兄，我……”

白天平接道：“礼不可废，你要先尽了作义女的礼数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遥对茅舍盈盈一礼，道：“玉霜给义父请安。”

茅舍中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暂时撇开私情，老夫问你，是不是背叛了天皇教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女儿由彭总巡主和江副教主口中，得知了昔年父母被害经过，因此，特来向义父求证一下。”

茅舍中沉静片刻，又传出那冷厉的声音道：“玉霜，江堂和彭长家告诉你父母死亡的经过，但不知可曾说出，他们为什么会有此遭遇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先父母俱已仙逝，他们已无法争辩，玉霜难作评断，目下，玉霜想先找出杀害我父母的凶手，再查内情是非。”

茅舍中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！好！我养了你十几年，对你宠爱有加，想不到，你竟敢对我如此说话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玉霜说的是理，正如义父所说，未渗入义父女的私情。”

茅舍中人道：“好吧！你既然一定要追查内情，进入茅舍中来吧！我拿证据给你瞧瞧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什么证所？”

茅舍中人道：“你父母的遗书。”

何玉霜呆了一呆，顿有不知如何应付之感。

白天平突然接道：“教主肯赐何老前辈遗书，似也用不着要何姑娘进入茅舍去取……”

茅舍中人接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白天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白天平。”

但闻砰然一声，一个黄巾包裹，由茅舍中投了出来。何玉霜快步走去，准备伸手去捡。

白天平沉声喝道：“玉霜，不可造次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若那包袱中只是令尊的遗书，怎会有这样大？”

何玉霜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白天平笑一笑，接道：“玉霜，如是令尊真有遗书，他早该给你瞧了，因为，他一直是你的义父，你看过父母遗书，岂不是可以尽扫心中的疑虑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白兄说的是，但这包袱会是什么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若在下的推断不错，这包袱可能是可以致人死命的暗算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你不信，难道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不要说什么理由给我听，我义父没有理由害死我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怎会有此看法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因为，他平常对我，一直是爱护备至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也许说得有理，不过，在下觉着，姑娘已经背离了天皇教。”

茅舍中人，一直没有答话，顿使人有着莫测高深之感。

白天平轻轻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姑娘，你如一定要看，希望能小心一些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大步向前行去。接近那黄色包袱五六尺时，突然停下来。

白天平缓缓举步，行到了何玉霜的身后，全神戒备。

何玉霜一抬腕，抽出了背上的长剑，左臂一探，挑开了黄色的包袱。现出了一个墨绿、描金的小箱子。

小箱子写着朱砂红字，写的是“机要文件”。

何玉霜扬了扬柳眉儿，道：“白兄，你好像推断错了。”

白天平也有些意外之感，但他很相信自己的判断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玉霜，小心的挑开箱子看看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唉！你太多疑了。”行近两步，伸手抓起了描金小箱子。

白天平大吃一惊，道：“玉霜，你……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这只箱子，我在义父处见过，确是收藏重要文件的箱子，我还以为是天皇教的机密，想不到竟是我父母的遗书。”伸手去掀木盖。

斜里疾飞来一股暗劲，正击在小木箱上，立时把小木箱击出了八九尺远，撞在一个岩石上，但闻砰然一声，火光迸射，笼罩了六七尺方圆大小。

何玉霜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真的是一个阴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那横飞的火光，蓝芒闪动，看上去，似是有毒，如若在那毒火的范围之内，沾染身上，就算不死，也要有一场很大的灾难。”

何玉霜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人心之难测，当真是可怕的很。”

抬头看去，只见江堂仍然站在那茅舍门前，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。

何玉霜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义父，这木箱，是你老人家设下的阴谋吧？”

茅舍中一片静寂，不闻声息。

何玉霜皱皱眉，望着江堂，道：“江副教主，我义父不在那茅舍中？”

江堂摇摇头，笑道：“不太清楚，你自己怎么不进去瞧瞧？”

何玉霜怒道：“江堂，你还要耍什么花招？”

江堂道：“姑娘言重了，在下吗？确然不知道教主是否还在茅舍，姑娘既是不敢进去看看，在下就代姑娘瞧瞧吧！”举步行入了茅舍。

像投入大海的泥牛，江堂进入之后，竟然也没有了消息。

如若这也是一个陷阱，该是天下最简单的阴谋了。但却使白天平等束手无策。

何玉霜回顾了白天平一眼，道：“白兄，咱们要不要进去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可轻进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那该如何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在下倒有一点浅见，只怕说了出来，姑娘不会同意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不要紧，白兄，只管请说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放把火，烧了这座茅舍！”

何玉霜又是一怔，道：“烧了这座茅舍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错，这座茅舍中，有些什么恶毒埋伏，咱们无法预料，如其冒险，何不先下手为强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如是我义父真在那茅舍中呢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就算他真在茅舍中吧！但他已经暗算过你，而且，几乎要了你的命。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我不能下手，但我不阻止你们下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此地距离茅舍太近，你既不愿下手，那就请后

退一些。”

何玉霜点点头，向后退去。

只听茅屋中又传出那冷厉的声音，道：“霜儿，看起来，你还有一些孝心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义父，你还在茅舍中吗？”

茅舍中人道：“你快些行人茅舍中来。”

何玉霜叹口气，道：“怨女儿不孝，无法遵命了，义父如是想见霜儿，何不行出茅舍一会。”

茅舍中突然又沉寂下来，再无回答的声音。

何玉霜缓步向后退去，一面说道：“两位请下手吧！看来，我们父女之间，已情尽义绝了。”

白天平回头望了洪承志一眼，道：“洪兄，有何高见？”

洪承志道：“对江湖中事，兄弟外行得很，全凭白兄做主。”

白天平点点头，道：“咱们已身陷绝地，不论咱们如何措施，都难免一场生死之战了。”

突听何玉霜道：“白兄，看来，被你不幸言中了。”

白天平转头望去，只见入山口处，正缓缓进来三行杀手。来人分着三种不同颜色的衣服，一行穿白，一行穿红，一行穿黑。每一行十二个人，白衣的佩剑，黑衣人佩刀，红衣人的手中兵刃最奇怪，形如展翼之鸟，长逾两尺。

白天平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玉霜，那穿着红衣的，用的什么兵刃？”

何玉霜神情凝重，缓缓说道：“好像是天皇教主提过的飞鹰杀手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飞鹰杀手？”

何玉霜接道：“我只是听说过，天皇教中，训练了一批最厉害的杀手，叫作飞鹰杀手，大概就是这一批人了，他们都是年轻的高手组成，由教主亲自训练而成，我没有见过这些人，无法评

断他们的成就，不过，就记忆所及，这些人不但武功高强，那飞鹰兵刃中，也有着很多古怪变化，听说是天皇教主，云集天下的名手巧匠，化费了数年之功，才设计出这种飞鹰兵刃。”

兵刃打造成展翼欲飞的鸟型，实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事，自然是有它奇异的作用。

白天平陡然间，感觉到一种极大压力，洪承志、何玉霜，能否生离此地，似乎都和自己的措施有着极大的关系。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玉霜，你在天皇教中的身份不低，能不能想想看，那飞鹰兵刃，有什么特异之处……”

何玉霜摇摇头，接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天皇教中人，也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似乎是天皇教主自己一人知晓的隐秘，我所知道的，大概是除他之外最多的三五人之一了。”

这时，三行来人，已到了十丈处，可以清晰的看到了。

洪承志手握刀柄，道：“白兄，兄弟去迎杀他们一阵，先挫挫他们的锐气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不可轻易出手……”目光流转，打量四下的景物。

只见那茅舍左侧，正南方向，靠近崖壁处，有两座高大的巨岩，形同门户。

白天平低声道：“洪兄、玉霜，咱们不能暴露在强敌的四面合击之下。那峭壁之下，有两座高大的突岩，可以掩护咱们抗拒强敌。”

洪承志想到昨天一番搏杀，和适才对江堂动手情形，倒也不敢太过自负，点点头，道：“那地方易守难攻，至少咱们可以避免他们四面合击的群攻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走！”当先飞身而起。

这时，何玉霜、洪承志，都已明白，白天平确然比他们冷静很多。两人内心之中都有一种惭愧的感觉，感觉到造成目下这个

局面的，都因为自己任性行事的结果。

三人都用出了全力，几个起落，已到了那悬崖下面。

打量过四周的形势之后，白天平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他们千算万算，却没有想到，替咱们留了这样一处好地方。”

何玉霜目光转动，只见那两座巨岩夹峙之下，形同一道门户，巨岩和崖壁衔接着，又有一处丈余宽窄，八九尺深的石洞，可以藏身。

洪承志道：“两位，先请在此坐息片刻，兄弟先打头阵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咱们三人一齐去迎敌。”一字排列在突岩的出口之前。

这时，那行人谷中的三行杀手，环守在茅舍四周，并没有立刻向三人攻击的样子。

洪承志低声道：“白兄，看样子，他们似是要和我们泡上了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天皇教主还未决定，如何对付咱们之策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小妹很惭愧……”

白天平道：“敌人太狡猾，任何人，都会在那样的诱惑下，身难自主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咱们试一下吧？”

白天平道：“如何试法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打出两只飞铃。”

白天平知道那飞铃的利害，道：“这距离行吗？”

何玉霜道：“太远了些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身上有几枚飞铃。”

何玉霜道：“十二枚。”

白天平道：“姑娘的飞铃，是咱们今天仗以对敌的利器，不可轻易浪费，在最有效的距离之下，再行出手。”

何玉霜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